



廣東文史資料精編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下 编 第 5 卷 >

广东人物篇·下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廣東文史資料精編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下编 第5卷 >
广东人物篇·下 >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大学主持人

有关钟荣光校长的几点回忆	陈序经(1)
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的陈序经校长	端木正(6)
文化大学与吴康博士	李全佳(8)
罗明燏生平述略	罗明璞 罗征信(14)
卓越的学人和忠厚的长者杜国庠	秦 牧(18)

社会科学界名家

回忆梁启超先生	周传儒(23)
史学家、教育家陈垣	
——先父陈垣生平事略及著述	陈乐素(32)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	胡守为(40)
博学旁通的历史学家岑仲勉	区庆芝(53)
容庚传	容肇祖(56)
梁思永传略	秦仲耿(67)
我的大半生	商承祚(71)
容肇祖自传	容肇祖(86)
一生笔墨千秋业	
——教育家王越传略	杜 兰(98)
洗玉清教授传略	黄任潮(108)
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	张世泰(124)
为人民报业献身的邬维梓	林 铃(133)
翻译家柯柏年的革命之路	阎 铭(143)
诗人、翻译家梁宗岱	伦海滨(149)

自然科学和农林学家

梁思成传略	辛志文(159)
优秀农业科学家丁颖	庄秋兴(165)
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蒋英	庄秋兴(185)
著名昆虫毒理学家赵善欢	庄秋兴(197)
陈焕镛教授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何貽赞(206)
我国林学界老前辈侯过	胡希明 黄文宽 李松庵(214)

华南水产专家李象元..... 何锡安(229)

医学名家

北伐军医黄世德..... 黄成业 黄业儒 黄业增(231)

鼻咽癌研究的开拓者

——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病理学家梁伯强教授

..... 熊敏 董郡 宗永生(234)

临床放射学专家谢志光教授..... 招 鸿(245)

一代医学家的风范

——记我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陈耀真教授..... 卢春宁(248)

送“瘟神”的专家

——记我国著名寄生虫学家陈心陶教授..... 李桂云 伍金春(265)

为医学事业献身的人

——记医学教育家、内科学家周寿恺教授 余斌杰 马 越(278)

广东女志士张竹君医师..... 陆丹林(283)

著名作家

寻梦者的足印

——秦牧传..... 紫 风(288)

坎坷的行程

——陈残云自传..... 陈残云(302)

我的创作历程

——杜埃自传..... 杜 埃(321)

一位可敬可爱的乡亲

——忆念草明大姐..... 黎尔宽(333)

采撷几朵感情的小花

——紫风自传..... 紫 风(338)

去似朝云无觅处

——郁茹自传..... 郁 茹(350)

画家、摄影家、雕塑家、书法家

画坛怪杰李铁夫..... 秦 牧(366)

百岁画家冯钢百..... 李松庵(370)

岭南书画大师

——吴子复先生小传	邵明耀(382)
岭南派画家黄少强	黄家锐(387)
日日砚田种万竿	
——我的父亲、国画家刘昌潮的艺术生涯	刘家骥(390)
蔡敬翔的绘画生涯	李松庵(406)
我从事绘画艺术六十年	关曼青(414)
永恒的追求	
——黄庆云自传	黄庆云(429)
忆长兄沙飞	司徒彤(438)
冰兄自传	廖冰兄(443)
岭南书法家秦粤生	秦 军 洪 群(460)
著名书法家麦华三	麦广达(479)

电影艺术家、音乐家、戏剧家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	陈景明(484)
司徒慧敏传略	司徒濂 关 辉(493)
中山籍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	萧 嘉(504)
忆陈波儿	陈凤兮(508)
民族音乐家吕文成	黄锦培(514)
乐坛耆宿何安东	冼子恩(527)
饮誉乐坛六十年	
——记著名音乐家马思聪	马思周 杨 永(532)
当代著名音乐家黄友棣	陈 炎(552)
香港著名粤剧作家——唐滌生	唐有淦(562)
枯木逢春花再开	
——记白驹荣的一生	张 洁(565)
艺术大师马师曾	红线女(邝健康)口述(579)
著名粤剧艺人薛觉先	张 洁(582)
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靓少佳	何家鸣(600)
粤剧艺术家、教育家陈非依	梁 威(604)
记粤剧名伶何非凡	叶振铨 叶永昌(606)
记粤曲大喉演唱家白燕仔	关岳中(608)
女文武生任剑辉	关岳中(611)

梨园老麟曾叱咤

- 忆洪妙艺术生涯 刘培华(613)
- 汉剧表演艺术家——黄舜传 李德礼(619)
- 著名的木偶表演艺术家郑寿山 郑庆云(623)

台港澳及华侨华人篇

- 我的生活经历 司徒美堂(625)
- 记先父陶行知与司徒美堂的友谊 陶 城(630)
- 纽约“衣联会”欢迎董必武同志的经过 方富尔口述(634)
- 纽约华侨洗衣馆的变迁 方富尔 张满理口述(636)
- 我的回忆
 - 台山旅美华侨社团史实 黄裁华口述(647)
 - “澳洲华人之父”——刘光福先生 余觉安(649)
- 先父李公敏周与上海新新公司
 - 一个澳洲华侨的奋斗史 李承基(653)
- 新西兰华侨概况的忆述 杨汤城口述(670)
- 我在毛里求斯的见闻 刘新彝(686)
- 旅古见闻点滴 陈孙悦(699)
- 回忆侨居日本 32 年 吴伯康口述(704)
- 我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活动的回忆 李丽君(715)
- 抗战期间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抗日斗争 丘晨波(719)
- 我在香港及国内参加抗日工作的回顾 吴华胥(732)
- 我所知道的香港《工商日报》 林 铃(738)
- 香港《华商报》的国际时事宣传及其他 思 慕(743)
- 对思慕《香港〈华商报〉的国际时事宣传及其他》一文的订正 ... 陈乃良(761)
- 香港《立报》的片断回忆 张子燮(762)
- 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海防华侨
 - 旅越回忆片断 莫碧泉(770)
- 旅居越南五十年 谭振初(776)
- 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 廖嗣兰(785)
- 印尼亚细亚油厂的回忆 余华遇口述(793)
- 侨居印尼见闻 钟学祥忆述(801)
- 暹罗华侨救护队返国参加抗日追忆 伍退思(814)
-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 黄炜然(818)

我的父亲蚁光炎	蚁锦中(842)
参加“马华抗敌后援会”活动忆述	祝 明(863)
回忆新加坡华侨义勇军	罗须磨(869)
我在缅甸参加对日作战的回忆	胡醒唤(877)
我们在马来西亚参加抗日反英斗争的回忆	王桂清口述(881)
马来亚抗日救亡活动的回忆	温 宁(884)
旅马华侨爱国行动和我回国参加抗日经过	黄汉生(888)
马来亚双溪里茂华、巫、印三族人民援救英军的回忆	黄流星(892)
回忆马来亚的“普宁村”	韩 萌(897)
飘洋过海六十秋 ——百岁老人的自述	郑尚尧口述(909)
卖身过番话辛酸 ——“猪仔”华工张日初自述	(914)

有关钟荣光校长的几点回忆

陈序经

我在岭南大学附中念过一年多书,但没有在岭南读大学,所以岭南大学同学录中没有我的名字,不算是“岭南人”。后来我在岭南教过两次书,一次是1927年到1929年,一次是1931年到1933年。1948年8月到1952年,我担任了岭南大学历史上最后一任的校长。

我和岭南的关系不算深,我会当上最后一任岭南的校长,不是由于和岭南有什么渊源,而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从我和岭南的关系来看,我对岭南了解不多,我来谈岭南的事情,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些看法也未必正确。

岭南大学的前身是格致书院,创办于1884年。美国人办这个学校的目的表面上看来是传教。那时中国对西方科学知识所知不多,所以学校要教数学、地理等学科,通过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宣传和加深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900年学校改名岭南学堂,迁到广州康乐。1884年到1904年这20年,学校在广州创办,又迁澳门,后来又迁回广州,这20年是不稳定的。从1904年到1924年,这20年是积极扩展的时期。这时候校名叫岭南学堂,英文校名叫“Canton Chirstian College”,译成汉文应该是“广东基督教学院”。

前20年完全是美国人抓权,后20年抓权的也是美国人。但是美国人要使学校有号召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不能不请有名望的中国人到学校教书。钟荣光先生是清末举人,在广东有文名,于是被聘请为汉文总教习,后来当上了学校的副监督,成了学校的中国领导人。

钟荣光在岭南历史上有重大的作用。1898年他在格致书院当汉文总教习,1917年任岭南大学副监督,自此以后,他和美国人之间就有矛盾,有摩擦。1926年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他担任了岭南的第一任校长,主持岭南校政达十余年之久。1942年他在香港逝世前,他和岭南的关系还非常密切。他的后半生和岭南是分不开的,他也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钟荣光办岭南,有他自己的一套办学思想。从他的言行中来看,他的办学

思想有这几个特点。

(一)面向港澳、南洋和美洲的华侨。20 世纪初期,港澳、南洋和美洲的华侨都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受到祖国的教育,不再愿自己的子弟读洋书,变成“洋人”。我自己就是一个实例。我父亲在南洋做生意和经营一些种植事业,但他不让我在南洋进英文学校,送我入中文学校(即华侨办的学校),还请了一位先生给我补中文课。我学英文是在岭南开始的,回到祖国反而让我读洋书,因为他不怕我变成洋人。钟荣光抓住了华侨这种心理,岭南有许多措施也适应华侨的要求。学校环境很幽静,管理很严,招收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每一班的课室楼上就是这个班的宿舍,大约住 30 个学生;每个班有自己的食堂,有一个专门负责管理的教师和一个保姆,从学习到生活,学校完全负责。家长把孩子送来,除了向学校交学费、膳宿等费用,另外还交一笔生活费给学校,看病、添置衣服都由学校代办,每个学期将成绩单、账目单一同寄给家长。这个办法很受欢迎,有些华侨表示,收费多一点不要紧,只要学生学得好。尽管岭南收费比国内其他学校高,一年要六七百元港币,但和港澳、南洋、美洲的洋学校来比,岭南收费还是少得多。以香港来说,在皇仁、圣士提反这种学校,每年要一千多元港币。

由于面向港澳、南洋和美洲,学校又办得颇有名声,造成了岭南发展的有利条件。钟荣光经手捐钱兴建校舍,扩充学校,得到港澳、南洋和美洲华侨的支持,他几乎到过南洋的每一个大城市,认识不少的南洋侨领,在美洲他也到过不少地方。

(二)钟荣光想把岭南办成南中国最大、最有规模的大学。美国人本来只办了文学院和理学院,而且只想办这两个学院,对办医学院的态度也不积极。钟荣光却坚持把农学院办起来,后来办了工学院和商学院,又办了医学院和神学院。钟荣光有事业心,主观上想把岭南办好,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怎样才能办好,这却是另一个问题。钟荣光设想把岭南办成美国式的大型大学,这多少有点空想。

(三)钟荣光办岭南是从培养人才,实用出发的。钟荣光是科举时代出身的知识分子,受封建时代的教育,后来他自己对旧的东西来了一个否定,信了基督教,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他办岭南的思想。他想为国家培养人才,培养出一批有实用的知识分子。钟荣光对文、理两科是不够重视的,他

没有看出文、理两科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他看重实用的一套，所以办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以及蚕丝学院。

这里牵涉到钟荣光的评价问题。钟荣光是岭南的校长，他力主办农学院，这不是为了给外国人服务，而是为了培养人才为祖国服务。岭南的农学院办得比国内好多大学的农学院还早一些，也有相当成绩，做过一些研究试验，做过奶牛杂交试验。工学院办的一些学系，主要是为了国内需要而办的。

钟荣光对旧的一套否定了，建立一套怎样的新东西，却又不清楚，他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这对他的办学方针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钟荣光是基督教徒。他的科举出身以后，年青时有过一段放荡的生活，有人说他成了基督教徒之后变成好人，这不见得。他对宗教很重视则是事实，他主张和神学院合作，甚至把梁发墓迁到岭南校园里面，想使岭南变成“基督教圣地”，以岭南来号召基督教人士。他这些做法，是否想使岭南成为宣传基督教的大本营，这一点还难作出判断。

（五）他有一些“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他希望有些学生进入仕途，在官场中有岭南学生，有利于他办岭南。比如对于岭南学生之当广东省厅长、局长或其他职位如广东省银行行长，他是极力支持的，对于在陈济棠时期做官的冯锐，他也是极力支持的。

（六）钟荣光有一些不合实际的空想，根据这些空想来办的事情总是落空的。可以举出两个这样的事例：钟荣光在上海、香港、澳门、越南、新加坡等地都办了岭南分校（中学、小学），照钟荣光的想法，以分校的盈余来供给岭南大学，这是钟荣光想摆脱美国经济控制的几项措施之一。这个想法是不实际的。岭南大学一年庞大的开支，指望几个附设中学一年的盈余用来供给，实在是一种空想。我当岭南校长时，要香港分校把高中办起来，香港分校的主持人却多方推搪。后来了解到，香港分校由一帮亲戚朋友包办起来，保证有钱赚，而且怕学生闹事，把高中办起来就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种思想和美国人怕把岭南办大的思想差不多。还有一个事例，1941年钟荣光在香港与海外各处发动同学搞“百万基金运动”，结果只筹到3万元港币，这个运动因为不合实际落了空。他没有注意到，找人捐钱建校舍可以留名的，所以有人捐；找人捐买图书仪器就困难一些；要找人捐钱做基金，就更困难了。

钟荣光是清末举人，民初做过广东教育司长，他没有什么官僚架子，平易

近人。他也吸烟,吸的是手卷的熟烟。他这个举人称号,在南洋社会比洋博士吃香,很受人尊重。英语讲得不大好,但也可以讲。

关于钟的办学思想:他的八股思想推翻了,但是八股还是他的资本。他到南洋去活动,举人身份很有影响。新的东西接受不多,不够系统,他是通过同外国人的接触来接受的。他想象中,要使国家富强,需要培养出实用的知识分子,所以他重视办工、农、医,对于文、理的作用不够了解。对于这一点,美国人似乎懂得文、理是各种科学的基础,是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阵地。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固然要有基础的学科,但要多搞些实用的。对于办岭南是从小学办起,甚至可以说,从产院办起,一个人从他出生,到幼儿园以至小学、中学、大学,可以一直在岭南,如果以后在岭南做事,还可以做到老,最后还有岭南坟场。

岭南过去真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王国”。有自己发电、供水的设备,有建筑工、木工,还有校警队,以及各种行业的人。1952年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曾到岭南参观,他知道岭南这些情况之后,对陪他参观的朱光市长笑着说:“你是市长,但是,这里的校长也是一个市长。”

钟荣光¹和美国人之间早就有矛盾,有摩擦,1926年收回教育权以后,钟荣光当了岭南的校长,摩擦进一步表面化了。最尖锐的时期是1927年。钟荣光的基本态度是:我是校长,应该由我管。

钟荣光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是:香雅各性格粗暴,他是在广州出生的,广州话说得很好,他背着钟荣光讲到钟夫人钟芬庭,甚至用广州俚语骂她。1944到1945年间,我在耶鲁大学时,那段期间和香雅各见过几次面,谈过岭南的事情。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香雅各根本不懂得办教育,他甚至连美国教育也并不了解。如果说他脑子里有什么办大学的计划,是一个教育家,这是对他估计过高了。

美国人不得不把校长的位置让给钟荣光,但是并不想把学校交给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捧出李应林当副校长。1929年钟到南京当侨务局长,这是钟荣光被美国人排挤出走的时期。

钟荣光虽然和美国人²有摩擦,但是他没有决心摆脱美国人的关系,他从来没有说过要美国人滚蛋的话。如果他有决心和美国人决裂,美国人对岭南的控制会困难些。钟荣光有他的软弱性,他并没有这样做。同时美国人对钟荣

光也没有搞过什么公开的运动来反对他,我在岭南时期看到的是一种暗斗。钟荣光和美国人的暗斗中的另一个弱点是,他一直没有一批能为他做事的上层骨干,他自己用的人也没有把岭南办好。1928年间,他的校长权力相当大,但他所用的教务长、总务长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做不出什么成绩,反而有时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情。钟荣光对于岭南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岭南的声誉、影响,在“岭南人”中,不是任何人能取而代之的。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34辑)

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的陈序经校长

端木正

陈序经校长令人崇敬的原因很多,他自己勤奋治学,清廉自守,品德高尚,但他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最被怀念的应是他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他的好朋友遍及各个学科,理工农医,各方面的学者都引陈序经为知己。这项特长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曾请教过他,他是一个年青的广东教授,怎么到了天津南开大学会受到张伯苓校长的重用?陈先生说,张校长有一次说南开经费困难,需要赶紧借一笔钱,很费张罗。陈先生就向天津几家银行的朋友通电话,钱就借来了。张校长问,你用什么担保?陈先生答,没有担保,靠朋友交情。张校长又惊又喜,就说办私立大学要靠两桩本事:一要能找钱,二要能找人,现在你都能做到了。其实这两桩本领,都是靠找人,平时如果没有银行家和学者朋友,到需要时就一筹莫展了。

陈校长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说过,他当教务长也好,当校长也好,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相信他,就不请他。

要能尊重人,必须先了解人,陈先生了解人的本领,记忆力之强都是常人所不及的。他所请的名教授,每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先生都能津津乐道,不用去人事部门翻档案袋,有时比档案袋所知还多。我听他谈过理科某青年教授,顺口就说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念过某名牌中学和大学,读研究生时是哪位名导师,到国外读某名牌大学,导师何人,论文何题。我听了大吃一惊,怎么那理科的内容他也历历如数家珍,至于他的医学院教授朋友,他更能说出每个人的经历和特长。梁宗岱教授是到中山大学以后才认识陈校长的,但有一次我听陈先生聊天,大谈梁宗岱在30年代初在北京的往事,对梁宗岱读书时在瑞士的轶事也能道其详,更能说出梁宗岱的学术造诣何以有过人之处。

梁宗岱给人的印象是自大狂,目空一切,但我却听到梁一谈及陈校长则是崇敬有加,并引为知己。梁陈两家 50 年代在马岗顶住两对面,那时梁家没有电话,就利用陈校长的电话。梁说有时要校长亲自跑来传呼电话,真不好意思,言下既有歉意,更富友情。

陈校长尊重人表现最可称道的是他的诚恳,绝无矫揉造作,不是故意吹捧,拉拉扯扯,这种团结知识分子的诚恳态度,正是我们后学所应该学习的。

(原文刊《广东文史资料》第 81 辑)

文化大学与吴康博士

李全佳

文化大学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南中国的一所私立大学。它是由中华文化学院、国文专科学校、中华法学院孕育发展而形成的。创办人为吴康博士。

一、中华文化学院筹建的经过

吴康字敬轩，自号唯我室主，广东平远人，北京大学文学士，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研究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几度赴欧讲学，通晓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经、史、文、哲均有著作。

公元1926—1927年间，吴康以世界文化迈进，我国欲迎头赶上，应仿外国国家学院办法，提倡分别设立专门学术研究院，曾在巴黎为文鼓吹。1928年以还，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国立北平研究院”先后成立。1932年秋，吴康返国，重长中山大学文学院，因向广州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建议，仿中央研究院办法，在西南设立西南研究院，事未果行。1936年秋，吴康再赴欧洲讲学，为早日实现他的理想，因与我国海外留学生再事提倡，翌年（1937年）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文化学会”（加入者40余人）。欲通过学会的组织，促使学院的建立，与国际学术界联络，输入欧美学艺，建设新中国文化。不久吴康返国，仍长中山大学文学院，兼主研究院事，因复在广州建议，草西南研究院计划，以抗战爆发而搁置。1938年秋，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迁滇，吴博士率属随往，得在昆明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西南联合大学诸友好时相过从，再度商讨。1939年春，赴重庆出席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高等教育组，议决提高全国学术研究各案；以此机缘，又得与友好们重新提出专门学术研究计划。1940年秋，根据原有计划，斟酌多方意见，草成《中华文化学院计划书》，内容纯为一高深学术研究院的组织计划。教育部及西南各省均表赞同。是年

(1940年)秋冬之间,中山大学迁返粤北,员生工友先后到达,吴博士留滇未返。

二、中华文化学院与国文专科学校同时成立

1940年秋冬,中山大学迁返粤北。翌年夏,吴康辞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在广西桂林成立并主持中华文化学院临时筹备工作,拟定总院设南岳,另在各省设分院。赣粤两省府会议,且先后通过照拨筹备费。1942年5月13日,教育部令,中华文化学院准予成立,先设国文专科学校,以奠基础,并由部年拨补助费。秋初,吴康返抵粤北坪石,复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筹备中华文化学院工作事宜。11月临时筹备处结束,评议会成立,并遵照部令设立国文专科学校,公推吴为中华文化学院院长,兼评议会会长,并为国文专科学校校长。校址暂设在坪石集贤街。

1942年11月国文专科学校正式成立后即开始招生,除坪石外,曲江及湖南耒阳、广西桂林、江西泰和等处,亦分设考区;翌年(1943年)1月放榜,取录新生140余人;注册后,2月1日起开始分班上课;3月3日举行中华文化学院与国文专科学校成立暨开学典礼;并组织国文专科学校董会,公推邹鲁为董事长,呈报教育部备案。是年秋续招新生,得150余人。

1944年评议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于国文专校外,增设大学部与研究部。大学部设中文、外文、史地、工商管理四学系,各四年毕业;研究部设中文、史地、生物三学部,研究期限各二年。11月招生,大学部增设新闻学系,连前四系共五系(中文、外文、史地、新闻、工商管理)。同时在粤东梅县筹设分院招生,先后招收120余人(分院设院务主任,由教授兼任)。另在湖南临武汾市乡同志圩设附属中学,招高中生150余人(校长由吴康兼任)。

文化学院组织,原属研究院性质,内分研究与普通两科;而基本中心工作,则以研究科为主体,分设各研究所,以学科为单位,其组织内容与中央研究院同。普通科则与一般大学的研究院所相等,内分设三部:(一)文学部,文史哲艺等科属之;(二)法学部,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科属之;(三)科学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及其他工业农艺医学等属之。招大学毕业生为研究生,进求深造。兹事体大,草创时期未能办到。评议会的决定,不过原定基本中心工作计划中的初步工作。而分期设立附属中学,无非为使大、专、中成为直属联系,进

一步为高深学术研究打好基础。此中华文化学院筹建之经过,亦即国文专科学校创始之前因,而有必须简述者。

三、中华文化学院与国文专科学校的发展和变迁

1945年1月,坪石、乐昌相继沦陷。沦陷前夕,吴康同一部分员生工友随中山大学分头疏散,转至仁化扶溪乡(中大校本部设在此)。以院校长吴康博士为首的一部分,从仁化出发,冲过敌人封锁线,辗转至粤东梅县,3月份起与梅县分院合并上课。以秘书朱子范教授为首的一部分,转迁到湖南汝城殿华村复课,兼办附属中学(与乐昌中学分教处合作),招生200余人。夏间院校一部分同仁复在湖南酃县设国文专科学校第一分校,招生110余人上课;同时,梅县、汝城两处院校亦于夏季续招新生。总院并决定将研究部之生物学部改为政治经济学部。此时吴康已辞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只任哲学教授,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中华文化学院与国文专科学校的建设、教学与科学研究方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梅县、汝城两处院校办理结束,员生工友同中山大学先后迁返广州,筹备新校;11月借得汾阳书院(在禺山路)为临时校址,于12月加招新生复课。至1946年2月复迁入城北私立大中中学。湖南酃县分校亦是年春迁设南岳,加招新生。是年(1946年)春,大学部扩充科系并增设法律、政治、经济、会计四专修科,预业期限各二年,继改为三年。夏,大学部又增设哲学系、政治经济系、会计银行系;研究部亦增设外国语文学部、数学部。南岳分校迁设大堡(衡山县境),续招新生。中华文化学院、国文专科学校,除衡山大堡国文专科分校外,人力物力已经全部集中于广州正校。

四、中华文法学院与文化大学的相继成立

1947年5月,奉教育部令,中华文化学院先办文法两科,改名为中华文法学院,将原有科系略加调整,为八个学系,计有中文、外文、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新闻等学系;原有之研究部,设中国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数学五组,并为研究所,仍招收新生,作自由研究,为他日成立完全研究院的基础。另将衡山大堡国文专科分校裁撤,原有学生归并本院。全院学生人数,在此二年中骤增至1500余人。先是(1946年夏)广州市政府拨借黄花岗右侧公地二